

宁夏英烈故事

顾金海：塞上忠魂守南疆

1986年秋天,在祖国南疆老山前线的炮火中,20岁的宁夏籍战士顾金海用生命践行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誓言,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壮烈牺牲。这位从灵武市郭家桥山水沟村走出的农家子弟,被中央军委追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用年轻的生命在华夏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成为宁夏各族人民永远铭记的好儿子。

1966年1月,顾金海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清贫的家境让他早早养成了坚韧顽强、不怕吃苦的性格。念完中学回到家乡后,参军报国的种子在他心中愈发坚定。1984年,18岁的顾金海主动报名参军,彼时他的两个哥哥已在部队服役,村干部再三劝阻,可他软硬缠,终于说服乡、村两级干部,如愿穿上军装,成为一名炮兵。

入伍后,顾金海苦练军事技能,很快成为军政全优的战士。1985年10月,顾金海所在的部队在百万大裁军中撤销,面对提前复员回家和调往参战部队的选择,他毅然奔赴老山前线,被分配到榴弹炮营当炮手。但他不甘于在后方搬炮弹,一心要到步兵连队冲锋陷阵,从班到排、从排到连反复请战,还咬破右手食指,用鲜血写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誓言,接连向连、营、团、师递交18份请战书。这份赤诚与执着打动了各级领导,他终于被调到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屡建战功的“特功五连九班”。

为练就过硬本领,顾金海跟着团里的“武状元”班长起早贪黑加练,虚心请教、反复揣摩动作要领,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短短一个月就在步兵五大技术考核中拿下全班第一,受到嘉奖,成为名副其实的硬骨战士。1986年5月,他在给父

母的信中写下铮铮誓言:“如果我牺牲了,不要为我悲伤,也不要向部队和政府提任何要求,让小妹在我的骨灰盒前唱一支《可爱的宁夏》。”他还三次致信自治区主席,表达杀敌立功的决心,这份赤子之心经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传播,让塞上父老乡亲记住了这个前线的宁夏娃。

盛夏的老山,酷暑难耐且危机四伏,蛇蝎、蚂蟥遍布,还时时面临敌军炮击,“特功五连”奉命背石构筑工事,任务艰巨。顾金海当时正拉肚子,名字被从背石队划掉,可他软磨硬泡挤进队伍,奋勇争先,肩头和后背被石头磨出一块块青紫色伤痕,却始终不肯落后。这份不怕苦、不怕累的担当,让他在这一年夏季光荣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1986年10月,老山前线战事升级,顾金海所在团奉命攻打敌军604阵地和968高地,“特功五连”担任主攻分队。起初顾金海被编在第一突击队第二战斗组,他再次找到团领导请战,细数自己的优势:“我是预备党员,五大技术全优,家中兄弟5人,牺牲一个还有4人孝敬父母,自治区领导的嘱托我记在心里。”10月12日的出征誓师大会上,军领导将印着“攻无不克”的战旗授予“特功五连”,顾金海被批准编入第一突击队第一战斗组,他在鲜红的战旗上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面对录音机,他一口气唱完《再见吧!妈妈》《可爱的宁夏》《血染的风采》,歌声里满是对家乡的眷恋、对祖国的忠诚。

出征前,他向组织嘱托:“如果我牺牲了,请替我真好党员转正志愿书,从抚恤金中扣五年党费。”对父母,他说“如果我牺牲了,请将我的骨灰撒在宁夏山川,不要为我难过,多保重。”对小妹,他笑

着承诺:“如果永别了,我的抚恤金除了交党费,都给你当嫁妆,别忘了在我的坟头唱支歌。”谁也不承想,这些话竟成了他留给亲人最后的遗言。

10月14日,威震敌胆的“兰剑行动”打响,密集的炮火覆盖敌军阵地,工兵开辟通路后,第一突击队直插敌军心脏。顾金海与战友李如柏、毕东玉组成的战斗小组,在炮火硝烟中接连炸毁敌军火力点,仅用3分钟就突破604高地前沿阵地,将战旗插上主峰。敌军被迫转入山洞负隅顽抗,战斗进入胶着状态。

就在此时,敌军一个暗火力点突然开火,将第二突击队压制在开阔地,情况万分危急。顾金海端起冲锋枪对着射孔猛扫,死死压住敌军火力,在毕东玉的掩护下,他抱起炸药包纵身跃向火力点左侧,将炸药包狠狠塞进射孔。一声巨响后,火力点被摧毁,第二突击队的进攻通路被打开。

随后,顾金海小组转入搜洞清剿,他发现一处隐蔽的屯兵洞,3人合力扫射仍无法压制洞内火力,敌军投出的手雷落在距他和毕东玉仅2米处。“手雷!”顾金海大喊一声,一把将毕东玉推倒,自己顺势扑在战友身上。战友安然无恙,他的头部、胸部和右臂五处负伤,鲜血瞬间染红军装。顾金海顾不上包扎伤口,抓起5公斤重的炸药包爬到洞口扔了进去,洞内敌军被全部歼灭。

这时,鲜血从顾金海的伤口中泉涌般流出,但他仍咬着牙继续搜洞,抓起爆破筒正要冲向另一处洞口时,敌军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气浪将他掀倒,弹片击中右太阳穴和肋部,他昏死过去,手中却仍紧紧攥着爆破筒。当顾金海醒过来时,他已无法站立,战友要为他包扎,他一把推开,大吼:“别管我,快去炸洞。”他强忍剧痛将爆破筒扔给毕东玉,自己又抓起冲锋枪继续向洞口扫射。

突然,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钢盔,鲜血糊住双眼,生命垂危之际,战友要送他下阵地,他挣扎着说:“把子弹给我,我掩护你们向前冲。”枪口再次喷出火舌,射出对敌人的仇恨。当顾金海再次从昏迷中醒来,发现战友李如柏正背着他后撤,而突击队长马权斌身负重伤仍在指挥战斗,他猛地用力从战友背上滚下,大声喊道:“快救队长,不要管我!”

战友们强行护送顾金海和马权斌后撤,敌军的炮弹再次袭来。此时的顾金海全身9处负伤,头上缠着绷带,满脸是血,却在这生死瞬间,用最后一丝力气扑在马权斌身上。队长脱险了,他的背部却多处中弹,壮烈牺牲,永远倒在了南疆的土地上。战后,师党委为他追记一等功,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87年1月,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区各族人民向顾金海学习。5月12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他“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全国20多家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他的英雄事迹。灵武县政府将他曾就读的郭家桥中学命名为“金海中学”,家乡人民修建烈士陵园、塑起烈士铜像,让英雄的精神永远守护着塞上大地。

从黄河岸边的农家子弟到南疆前线的战斗英雄,顾金海用20岁的生命诠释了军人的忠诚与担当,用热血践行了对祖国和人民的誓言。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老山的丰碑上,镌刻在宁夏各族人民的心中,成为激励后人奋勇前行的永恒力量。

(据《宁夏革命英烈》)

民国时期的银川街道规划

民国时期,银川旧城的古坊市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新的街巷大量出现,商业功能日益显著,原来的旧市集渐渐萎缩。到民国前期,出现一种市集与街巷混合体,主要有11处。

四牌楼大街	猪市街
又称什字大街,后称鼓楼大街。是全城通衢四达的中心黄金地段,百货聚集,名店和旺铺林立。“为郡城中心点”,即今钟鼓楼周围。虽然称为大街,但实际是泛指城中心的多条街巷靠近钟鼓楼的一片街区。	街内为鲜猪交易场故名。明正统年间扩城后,在新城街口北侧,与骡马市邻近。即今解放西街北侧绿洲饭店之侧后的珠市巷内。其南口又称猪市街口。清代将猪市移至南关,即今南门广场南侧一带。
米粮市街	碓子市街
专营米麦和五谷杂粮之市。位于四牌楼大街,即镇远门内大街东段北侧巷内,南巷口与西大街交会处有财神楼一座跨街而建,故米粮市街南口的一段西大街又称财神楼街。此巷即原银川市第二中学学校大门正南向的民生街。	交易灵州香碓煤场附近的一条小街,在会府西。会府为两湖商会的办事机构和宾馆。地址在今朝阳街中段东侧。
骡马市大街	青果市街
因街内有大量畜交易场而得名。明正统年间,镇城西半城恢复后,称新扩的西大街延伸段为“新城街”。骡马市街在新城街的北侧,后因在此处空地上修建了宁夏道街署等建筑物,旧街巷渐废。其位置在今进宁街与解放西街交会处的西北侧和今沙湖宾馆西南。	因街内有四时鲜果市场而得名,在会府南。其地大约在今新华东街与玉皇阁南街交会处。
炭市街	柴市街
街内为交易公私日用煤炭的市场故名,在羊肉街口南与东门内大街之南侧。此处所经营的羊肉铺较多,所以民众俗称这段东大街为“羊肉街”,西至与南、北大街交会处,就称为“羊肉街口”。	市民购买做饭、烧炕的柴草市场。前明正统年间扩城后有两处市场:东柴市在古楼街,西柴市在振武门东。前者即今玉皇阁北街南段,后者即今中山公园东侧。后来西柴市被废弃,保留下东柴市,它又以玉皇阁为界分为南、北柴市。
羊肉街	番货市街
羊市是交易活羊只的场地,而非出售羊肉的市集,“在旧城守营署前”。其位置应在明庆王废府之西、柳树巷之东的一块空地上,大约在玉皇阁南街东侧。	专售西域、边外少数民族和外国进口的商品,在四牌楼南,即今鼓楼南街之步行街。明、清和民国时期名为柳树巷,因街南有老柳树而得名。
	本头市街
	交易建筑与家具生产的木材市场。旧木头市在箱柜市西,新木头市在道署南。均在今进宁南街北口至宗睦巷之间,原银川市第一幼儿园附近一带街区。 (据银川档案方志网)

陕甘宁边区打造科学园地

在条件落后、环境艰苦的陕甘宁边区,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逐渐成为科学教育蓬勃发展的科学园地。这块科学园地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成功实现了自由探索与集中领导的有机结合。

营造自由探索的科研和教学氛围

在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边区政府明确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此后,《解放日报》连续刊发文章,指出边区需要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并指出,要能掌握这些知识,就必须一方面积极地号召各种专家及知识分子,帮助和鼓励他们从事深刻精密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必须提倡勇于追求真理而不顾忌一切因袭教条的作风,提倡自由独立的研究作风。自由研究也被认为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重要体现,“必须把自由研究的风气大大地开展起来,不但在陕甘宁边区要这样,而且在一切抗日民主根据地也要这样”。

作为自然科学学院的院长,徐特立反复强调自由研究的意义,并为此呼吁:“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只要他们能认真进行自己的研究,本着学术的良心来正视现实的问题,他们就能够对于真理的发现有所贡献。中国共产党不但不轻视,而且非常尊重这些贡献。在边区,不但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要团结各学派的学者和理论家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工作,帮助和奖励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动。”即使对于自然科学学院是否开展科学教育及如何开展科学教育这类问题,自然科学学院也没有压制不同意见,反而始终认为“原则上的争论,应该发展,因为只有争论才会有新的理论产生出来”,只不过为避免“只有争论没有结论”使得“科学界的负责人举棋不定”的情况出现,选择一边鼓励争论,一边推进教学工作。对这一问题,徐特立提出:“我们希望科学界发展争论,在理论上可以不做最后的结论,但实际工作必须做出正确的结论,以便有规律地进行工作。”在中共与自然科学学院的培育下,边区的“科学和艺术受到了应有的尊重”,“思想创作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因此,科学的活动“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可在其中任意

驰骋的世界”。

在此基础上,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教员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他们对教学工作非常负责,认真研究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教授不同科目的教师协同开展教学,“贯彻执行少而精、启发式、讨论式、实验式等原则的教学方法”,建立了一套颇为前沿的教学体系。在这套教学体系中,“基础课,主要由教员重点讲授;技术基础课,由学生自学为主,教员着重于提要、启发、释疑;专业课在生产实习中边干边学”。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有的教员“既当老师,又当学生,师生互教互学,根据同学的接受能力讲课”。除此以外,“教员不仅在课堂上要负责,并且要在学生全部学习过程中负责。对于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各方面的情况,都有细致的了解,亲切的关心和具体的帮助”。因此,从自然科学学院走出来的学生,往往为教师热情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卓越的教学能力所折服,数十年后依旧印象深刻。例如,肖田和师秋朗曾是自然科学学院的学员,多年后,他们回忆起自然科学学院,依旧记得科学院的教师“讲课时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力求课堂上消化理解”,“对个别学习吃力的同学,教员不辞劳苦给予个别辅导,务使人人不掉队”,尤其感念“化学教员夏淑惠把自己的孩子锁在窑洞里给我们上课,孩子(把)嗓子哭哑”。

使科学教育更好满足现实需要

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创立之初,集中领导的制度和风气没有形成,自然科学院与其他科技部门之间联系不多,各自为政。例如,“军事工业局、边区工业局与自然科学学院三个大的科学技术机关中间工作关系仍未打通,呈现‘三不沾’的现象。本来合起来可唱一台大戏,但分开了什么也演不成”,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得个别较小的问题各部门自行解决,全面的繁重的问题则无人敢问。由于边区工农业急需开展科学生产,分散的、孤立的科学教育,难以满足生产需求。比如,边区本计划建设炼铁厂,由于各个单位都不敢承担建设炼铁厂的任务,方案提出两年后,还是没有实际推进。自然科学学院虽有理论储备,但也不足以承担炼铁重任。

面对这一困境,自然科学院的

